

编者按

九九重阳，今又重阳。雨中烤红薯的老人，被顾客的善意温暖；香甜的柿面，藏着作者对奶奶最深的惦念；八旬姐姐无微不至照顾弟弟，寄寓感人至深的姐弟深情；桂花树下赏花的老友，被一城花香浸润……烟火寻常中，感受浓浓敬老情。



沈晓留作品



雨中善意

□ 青禾

放学时间的校门口最是喧闹。车流与人流交织，家长的呼唤、车辆的鸣笛，淅沥的雨声揉作一团，裹挟着深秋雨天独有的潮湿与焦躁。人人步履匆匆，都想尽快逃离这场阴冷的雨。

我撑着一把雨伞，避开拥挤的人群，缓步走在人行道上。只想躲开喧嚣，寻片刻清静，没想到，这场冷雨之中，我会邂逅一份滚烫的温柔。街角的避风处，一点温热的烟火气，悄然漫入这片阴冷的氛围之中。

一把褪色的旧伞下，立着一位年近的老人。

他的脊背被岁月压得佝偻，单薄的旧外套松垂，裹不住瘦弱的身躯。外露的双手布满褶皱，青筋虬结凸起，如干裂的老树根，写满风霜。老人身前的铁皮烤桶冒着袅袅热气，香甜的红薯香混着潮湿的微风漫开，轻轻勾住我的脚步。

“大爷，红薯怎么卖？”

老人立刻抬眼，脸上绽开朴实的笑意，露出几颗稀疏的牙齿，眼角层层叠叠的皱纹，在氤氲热气里柔和得不像话。

“大的五元，小的三元，都是刚烤透的，热乎得很。”

“不论斤卖，论个卖吗？”我笑着问。

“论斤称费事。”说话间，他微微俯身，小心地挑选个头饱满的红薯。指尖刚触到温热的薯皮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骤然停在摊前。

一位身着正装、夹着公文包的年轻

人顶着细雨走来，眉眼温和，步履匆忙，一看就是刚下班。

他扫一眼铁桶里剩下的红薯，干脆利落地说：“大爷，这些我都要了。”

老人一愣，错愕地抬头看他，连忙摆手：“小伙子，这么多呢，你一个人哪里吃得完？别浪费了。”

年轻人浅浅一笑：“没事，我们人多，带回去分一分，转眼就没了。”语气轻松平和。

听他这么说，老人才放下心来。

他低下头，动作迟缓笨拙，用那双粗糙干裂的手，逐个拿起红薯，仔细擦去外皮浮灰，轻轻放进塑料袋。每个动作都格外认真，守着这份来之不易的生计。

装好最后一个红薯，年轻人拿出手机准备扫码付款，老人却局促地搓了搓双手，脸上露出窘迫愧疚的神色，声音轻轻的：“对不住啊小伙子，我年纪大了，不会用手机收钱……”

我轻声说：“大爷，现在出门很少有人带现金，都习惯用手机支付。”

老人叹了口气：“没办法，没用过手机支付，只能收现金。”

我暗自惋惜。现在大家习惯用手机支付，很少有人随身带现金，这桩生意怕是要落空。

没想到年轻人毫不在意，轻声安抚：“没事大爷，您在这里等一会儿，我去对面便利店换现金。”

说完，快步穿过湿漉漉的马路，消失在朦胧雨幕里。

短短几分钟的等待，细雨依旧交织，冷风掠过街角。我看着老人局促不安、频频张望的模样，心底满是酸涩。普通人讨生活，从来都是这般不容易。

不多时，年轻人快步折返，手里攥着几张钞票，递到老人面前：“大爷，给您钱。”

老人接过钱，先清点塑料袋里的红薯，再逐张核对现金，数完猛地抬头，眼里满是慌张不安：“对不对！小伙子，一共八十六元，你怎么给了我这么多，我找您钱。”

他说着慌忙去翻破旧的布包，指尖有些慌乱。我也微微一怔，瞬间明白了，心头轻轻一颤。

年轻人抬手拦住他，顺势提起装着红薯的塑料袋，笑得温和，语气随意如家常：“不用找了大爷。多出来的，就当是我预付的定金。明天我还来买，您记得给我留几个最大最甜的就行。”

我瞬间懂了他的用意。哪里是要买这么多红薯，不过借着预订的由头，悄悄帮老人一把。不动声色，保全了老人的体面。

老人还想推辞，反复念叨着：“太多了不合适。”年轻人却已转身，快步走向路边的轿车。

引擎声响，车子启动，渐渐融进茫茫雨色里。

这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真正的善良，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施舍，而是俯身共情的成全。③3

枣山

□ 刘海群

年过七旬，身体难免迎来断崖般的衰老。莫名肌肉消耗，身形日渐清瘦，一向康健开朗的我，猝然被病痛困于病房。抱病的岁月，日夜辗转难眠，四处奔走求医，方知度日如年。就这样一年多过去，直到今年六月，身体才慢慢好转。

一场大病，亦是一堂人生必修课。我真切体会到亲人无微不至的温情。这份暖意，成为我对抗病痛底气 and 力量，也让我心生许多深刻感悟。

年逾八旬的大姐，迟些才听闻我生病的消息，即刻带着外甥女赶到医院，接我去她家安心调养，再三叮嘱：身子骨养不好不许回去。她们事事虑周全，收拾干净的卧房，铺好柔软的被褥，四处采购新鲜滋补食材。冰箱塞得满满当当。三餐精心烹制，日日变换菜式。晚饭过后，备好艾叶泡脚

的温水，熬好清润的萝卜水，还专门为我买了两件换洗衣物。周日大姐带着我去品尝喝粥，又到皇家驿站风景区游玩。

今夏酷暑炎炎，大姐劝我多吃水果。只因脾胃素来虚弱，生冷瓜果我已经多年不敢入口。细心的外甥女便想出办法，把水果烘烤温热后再给我食用。小小的巧思，改变了我多年的饮食习惯。家中水果堆叠，火龙果、香蕉、桃子轮番上桌，消解盛夏燥热。

民间有温俗，岁岁藏深情。本地素有七十三蒸枣山的民俗。老辈人说，枣山不是面点，是人间最质朴的靠山。大姐为我蒸制枣山馍，把一份姐弟深情揉进这一屉温热的面食里。一双巧手揉白面为山河基底，缀红枣为岁岁珠光。层层叠叠的面皮蜿蜒成山峦模样，颗颗饱满的红枣错落点缀，凝万家烟火，聚一世安稳。这不是寻常的吃食，是至亲之人最恳切的祈福，是跨越流年、庇护朝夕的人间靠山。

山峦敦厚挡风雨，枣香温润暖身心。一旁帮忙做枣山馍的外甥女说，这一屉枣山馍把舅舅本命年的波折与困顿都阻隔在外，把平安顺遂都稳稳攥入怀中。往后流年，遇事有靠山，万事不愁。寻常人家的安稳与温暖，从来都在亲人的惦记里，在指尖揉捏的面食里，在颗颗红润的甜枣中。

短短一月有余的休养，曾经瘦弱单薄的我，气色日渐充盈。大姐既是我年少时学习的榜样，更是我身陷病痛之时最踏实的依靠。世间最珍贵的，便是这份血浓于水的姐弟亲情。③3

红尘

□ 肖永成

前些年有一首歌叫《潇洒走一回》，一提及名，眼前就浮现这样一幕：穿花衬衫的青年，单薄的身子骑着一辆气派的摩托车。行至大街拐角，车头一转，猛踩刹车，仰面高歌：“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，聚散总有时……”断断续续几句唱罢，不时有路过的青年男女驻足倾听，嘴里哼着这段旋律，走向街巷深处。

说实话，当年的我也挺喜欢这首歌。只是哼唱了上百遍，却从来没有细细品味过“红尘滚滚”的真切意蕴。今天一大早，我从乙市送妻子前往百里之外的乡村小学上班。旭日初升，我们走到一处施工路段，漫天红霞映照村庄与道路。工程车辆驶过，尘土弥漫，我忽然体会到“红尘滚滚”的意境，口中禁不住哼起这首几十年前的老歌。妻子听见，缓缓对我说：“你今天看到的红尘，还真是本义，它的喻义是繁华喧嚣的人世间。别分心了，等尘土散去，咱们继续赶路。”

这烟火人间，有相遇的暖，有相伴的甜，有牵挂的人，便值得一往情深，岁岁守望。

我想起父辈，在艰难岁月里苦苦煎熬、奔波劳碌；想到我自己，一晃几十年平平淡淡、波澜不惊。红尘滚滚去，世人代代来。那红尘的模样，从来不是繁华喧嚣的盛景，而是寻常日子的烟火琐碎：是清晨巷口的炊烟袅袅，是傍晚窗前的灯火点点，是三餐四季的粗茶淡饭，是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的恬静和安然。我们在红尘里奔波，为三餐温饱，为岁月安稳，为心中有光。

这滚滚红尘，藏着岁月的温柔，也藏着成长的修行。年少时，我们涉世未深，总嫌红尘纷扰，渴望挣脱俗世桎梏，奔赴山海清静；年岁渐长，历经风雨起落，方才懂得，真正的通透，从来不是逃离红尘，而是身处喧嚣，心守安然。看过人情冷暖，依旧心怀善良；历经世事沧桑，依旧眼底澄澈；尝过人间疾苦，依旧热爱烟火日常。

烟火年年，红尘漫漫。我们在浮沉中沉淀，在平凡中知足，在奔赴中守一份温柔。愿我们身在红尘，不染浮躁。历经万千烟火，依旧初心澄澈；阅尽人间百态，依旧步履铿锵。③3

桂花香

□ 王卫中

骑车接送孙子上学，我途经殷实园广场，丝丝桂花甜香扑面而来。这些年，新蔡倾力打造生态水城，依托“五湖四带”建设，疏浚河塘，绿化岸线，昔日的“洪水招待所”，蜕变成秀美风光。放眼全城，“城在水中，楼在园中，人在景中，城湖一体，碧水辉映”的画卷徐徐铺展。清波环绕楼宇，绿树映衬湖光，街头湖畔随处可见亭亭绿树。

新蔡栽种的桂树品种丰富：金桂花色金黄，香气浓烈；银桂花色乳白，香气清雅；四季桂花开不断，幽香绵长。桂花朵朵细碎，隐于绿叶之间，从不张扬，却香气悠远，自古深受文人喜爱。王维写下“人闲桂花落，夜静春山空”，写尽桂花娴静之态；李清照“暗淡轻黄体性柔，情疏迹远只香留”，道尽桂花淡雅高洁的品性。桂花兼具观赏、食用与药用价值，晒干泡茶、制作糕点，都是百姓熟悉的吃食。

殷实园广场位于县城中心，是新蔡百姓最喜爱的去处。这里交通便利，人流密集，满园桂树错落生长。天色微明，薄雾萦绕广场，这里便热闹起来。晨练的老人迎着清风打太极，中青年人跳广场舞、跑步，脚下青草铺地，步道蜿蜒，鼻尖萦绕着清甜桂花香。

一位八旬老人舒展手臂，和老友闲谈：“你看这金桂，开得旺，香味浓郁；那边银桂，味道就柔和些。”一旁做保健操的大妈附和：“可不是嘛，桂花虽小小的不惹眼，香气却能飘得老远。”

上午午饭后，树荫下聚起不少老

人，支起自带的折叠小桌，打牌下棋，谈笑风生。待到晚风初起，晚饭过后，广场更是熙熙攘攘。文艺演出吸引不少人驻足，老戏迷赶来马扎三三两两落座，有的人倚在桂树边，一边闻花香，一边欣赏戏曲。大人带着孩子悠闲散步，细碎的桂花随风飘落，偶尔落在肩头，花香沁人心脾，洗去整日疲惫，内心满是宁静愉悦。

树下乘凉闲谈，老人总聊起桂花。白发老人身子往马扎上靠了靠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桂花不光好看，用处还大。晒干泡茶，清润去火；不少人家还用来做桂花饼，甜香满口。”旁边阿姨接话：“我家每年都晒些桂花，泡一壶茶，满口留香，特别好。”

不只广场游园，居民小区、农家院落也多栽桂树。金秋花开，邻里共享这份秋日馈赠。大家小心采摘桂花，摊开晾晒泡茶；手巧的居民将桂花揉入面粉，蒸出香甜的桂花饼。

“给你拿点桂花，回去晒一晒泡茶喝。”“太谢谢你了，回头我做好桂花饼，也给你送两块。”我爱人每年都会摘些桂花送给十楼的闺蜜。小小的桂花，成了邻里交往的纽带，淡淡的花香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，涵养了互助友善、和睦文明的乡风民风。

漫步新蔡街头湖畔，碧水悠悠，阵阵桂花香。满城桂花装点着生态水城的景致，浸润着寻常百姓的烟火生活。这一缕缕桂花香，既是城市建设绘就的动人风景，更是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味道。③3



俏夕阳。
刘艺摄

香甜的柿面

□ 杨胜利

昨天回了趟老家。

推开院门，一眼就看见东墙根那棵老柿树，叶子落了大半，枝头挂着一盏盏“红灯笼”，在秋日的阳光下轻轻摇晃。一阵风猛一吹，熟透的柿子“啪嗒”掉下，砸在水泥地上，溅出一小片橙红的汁液。

我站在树下，愣了很久。

三十年了。奶奶去世三十年，这棵柿树还在，年年结果，满院都洋溢着暖洋洋的气息。

小时候的秋天，是从柿子开始泛红算起的。奶奶总说：“柿子红了，年就不远了。”那时候我不懂，柿子红时离过年还有好几个月呢。后来才明白，对她那辈人来说，柿子就是秋天里最甜的念想，是穷日子里享受的一种满足感。

那时，我最盼的就是奶奶做的柿面。

奶奶选几个甜脆柿子——不是软得淌汁的那种，要刚脱了涩，咬一口嘎嘣甜的脆柿，再舀一碗黄豆，放进铁锅里小火慢炒。黄豆在锅里噼啪炸裂的

声音，是秋天最好听的音乐。炒到满屋子都是豆香，奶奶就用铲子盛出来，摊在簸箕里晾凉，然后喊我大姐：“拿来篮子，去村西头石臼那，捣柿面去。”

这时，我总是屁颠屁颠地跟在大姐后面。村西头的石臼，不知道传了多少辈，凹进去的地方被春得溜光水滑，像一面镜子。大姐个子高，扶着石杵一下一下地捣，我就蹲在边上看。柿子的甜汁裹着黄豆的焦香，从石臼缝隙渗出来，顺着石头纹路往下淌，我总忍不住用手指沾一点尝尝，被大姐一巴掌拍在手背上。

捣出来的柿面不是粉末，是散饼状的，黏糊糊的，用手一捏就能成团。奶奶会把它们摊在竹匾里，晒上两个日头，半干不湿的时候最好吃——捏一小块塞进嘴里，先是柿子的清甜，接着是黄豆的焦香，嚼一嚼，还有点沙沙的颗粒感，甜得不齁，香得不膩。

那时候糖是稀罕东西，柿面就是我们姐弟几个最奢侈的零食。奶奶总说：“慢点儿吃，别噎着。”手上却不停地给

我们捏成一个个小团子，摆在粗瓷碗里。

每次做好柿面，奶奶吃得最少。她总是说：“牙不好，吃不了甜的。”可我明明见过，趁我们都去上学了，她坐在门槛上，就着一碗热水，掰一小块柿面慢慢嚼，眼睛看着院子里的柿树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
后来我上了中学，住校，回家的次数少了。再后来，参加工作，成家，日子一天天长起来，柿面的味道渐渐就淡了。不是忘了，只是被生活一天天冲淡，如一桩尘封的往事，慢慢消散在岁月里。

奶奶去世的那年冬天，特别冷。她躺在床上，已经说不出话了，看见我进来，手在枕头底下摸索，摸出个油纸包，塞到我手里。打开一看，是几块柿饼，硬邦邦的，不知道放多久了。

奶奶是想给我做柿面吗？还是知道自己等不到柿子再红了？

我没敢问。

三十年了。物是人非，奶奶不在

了，石臼还在吗？顺着村中熟悉而又陌生的道路寻去，村西头那片地方已盖了新房，石臼不知被挪到了哪里，也许埋在了地底下，也许被谁家收去当了摆设。

院子里的柿树一年比一年旺，好像奶奶生前给它施了什么魔法，年年秋天，都用这满树的果子，迎来一张张笑脸。

我摘下一个红柿子，在衣角上擦了擦，咬了一口。甜甜的，但涩味瞬间裹住了舌头，满嘴不适，觉得再也不是小时候的味道了。

我的眼睛湿润了。奶奶，柿面的味道我还记得。我还记得那时候天很蓝，风很慢，石杵一下一下地捣着，柿子和黄豆的香气飘了半个村子。你站在门口喊我们回家吃饭，声音裹着炊烟，飘得很远很远。我还记得那甜甜的、香香的柿面，它在我的记忆里从来没有消失过。它只是变成了柿树上的一点点红，变成了秋天的一阵阵风，变成了我中心中一缕缕永远的思念。③3